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七回 可憐後主還祠廟

文祥對這些事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但是衣紅一夥人卻聽得入了迷。他們雖然喜歡看書，但書上都是一些死知識，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生動的辯論。加以平素老以為歷史只是過去的資料，從沒有用心學過。今天總算開了眼界，都興奮不已，扯著文祥問東問西。

對這些政治史，文祥也是一知半解，他被問急了，只好說：「誰叫妳不相信電腦？妳們這些問題，電腦都有詳實的資料，如果有興趣，還可以看記錄影像。」

「誰能相信電腦？」衣紅嘟著嘴說。

「那就奇怪了，妳怎麼又相信我呢？」

「因為你是人哪！」

「可是，我告訴你們的一切，都來自電腦呀！」

「真的？」禰白顯然不相信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不然我又不是那個時候的人，怎麼知道那些事？」

衣紅半晌無言，過了一會，才懊惱地說：「我們以後怎麼再相信你呢？」

文祥急了，抓住衣紅的手說：「我看，假如我們算得上是朋友的話，這個問題，我們得好好討論一下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沒那麼嚴重，來，找個地方聊聊也好。」

四人走到一個雅座前，禰白又把左非右也找了來。大家正要坐下，左非右說：「先別慌，讓我把景色點綴一下如何？」

衣紅首先反對：「又是那套電腦製造的幻境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看看吧！這裡有哪樣不是電腦的幻境？」

衣紅東瞻西望，最後指著燦爛的星空說：「你們看！大自然是真實的，那些星球是真實的，它們像鑽石一樣，多美麗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錯了，如果妳真在太空中，就會知道這些星沒有那麼明亮。那是電腦為了讓我們欣賞，特意用電離屏放大的效果。」

衣紅覺得受騙了，怪道：「你騙我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只是非右，絕對不敢騙妳。」

風不懼也說：「左兄說得不錯，這點情是我們應該領受的。在這裡吃的喝的，連我們的生命，都已經交給電腦了。我們反對電腦，並不代表我們否定電腦。」

左非右高興地說：「我也反對電腦，但是要反對它，先得利用它！找出它的缺點來，這是孫子兵法說的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！』紅姐，妳總該先瞭解妳的敵人吧！」

衣紅滿心不願，橫眉豎眼地說：「喂！你這人是怎麼搞的？一下子叫我衣妹，一下子叫紅妹，又是紅姑娘、衣小姐的！現在怎麼又叫我紅姐了？」

左非右伸舌頭，說：「妳還沒有批准我該怎樣稱呼妳呀！說不定下次我會叫妳姑奶奶哩！」

衣紅說：「胡說！你就叫我衣紅！」

左非右連忙鞠了個躬，說：「衣紅！」又覺得不對：「這麼叫很彆扭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建議大家兄妹相稱，比較自在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這樣最好，不過最好都用實際年齡。」

衣紅說：「有誰不說出真年齡，我都叫他弟弟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怎麼算真實年齡？」

衣紅說：「從出生那天算起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三十六歲。」

左非右慨然說：「我一定最大，老實說，我雖然沒有整容，卻在四十年前，自願供臨床試驗，注射過皮質素。」

一聽到「皮質素」，文祥立刻聯想起一件事。在本世紀初期，人造基因有了重大的突破，生物工程蔚為風尚。在二〇一九年，還曾發生過一件轟動世界的妙事，在一個地方性足球比賽中，出現了一支球隊，全隊連球員帶職員，一共二十五個人，每個人都長得一模一樣，無法分別。

原來在上個世紀末，有一位大亨花了大把鈔票，用自己的細胞，培養了幾十個化身。他們全住在一個偏僻的山區，有特定的生活環境，直到時機成熟了，才同時出來亮相。這真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景象，如果希特勒再世，很可能幾十萬的希氏親軍，此時已經統治地球了。

更可怕的是，在中國的苗疆，有人「養蟲」成功，一時之間人人談蟲變色。蟲原是一種民間傳說，理論上，它是一種帶病毒的獵食性昆蟲，在獵食的同時，會散佈自身的毒素。在遺傳基因的技術下，人更可以任意選用各種最強的毒素，就算蟲屍已化做飛灰，仍舊能致人於死地。

「難道你……」文祥記得有件慘案，但並沒有把握，又怕傷害到左非右。

「是的，就是我。」左非右神色自若，只是輕輕地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也是近幾年才看開的，這件事誰也怪不得。」

衣紅好奇地問：「原來你還有一段精采的故事，為什麼沒告訴我們？」

「要聽故事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左非右堅決地說：「那麼，一切要由我作主。」

衣紅也答應得痛快：「沒問題。」

當下，左非右從身邊取出兩面很小的鏡子，交錯成十字形，放在桌面中央。又取出一個小盒子，上面還有小鍵盤。左非右鍵入了幾個指令，四週突然大放光明，眼前竟然變成了道地的苗疆風光。

原來左非右除了把真實幻境改換為實境外，還應用了多重感應的效果，個中的技巧很複雜，有這種能耐的人不多。幻境只能供個人幻想，是純主觀的世界；實境也只是增加了味、嗅、體覺三種因素。這三種感覺因素必須有特殊的設備，不似視聽刺激，僅由微波載波，就可以傳達。

多重感應的難度更大，除了要自己設計，還要能融合主觀與客觀，使參與的人感受如一。這種設備與技巧，電腦並不提供，而能動手自行設計的人，更是少之又少。

本來大家以為左非右只是玩玩真實幻境那一套，沒想到他竟然有這種本領，一時人人對他刮目相看。

這個景色設計得也相當不俗，眼下是一個香茅草搭建的涼亭，僅是茅草那股清香，就已令人心曠神怡。涼亭中央是個流光生輝的黃玉圓几，承載桌面的圓柱，筆直插入地表，似是整體渾成。另有五張凳子，上面鋪著細緻的滇蓆，圍在圓几四週。

亭子建在一處三面孤懸、斜倚翠壁的高臺上，旁邊有幾棵合抱的老松，偃仆盤曲、蒼勁欲飛。台外崇巖連嶂、高拔插雲，山環

成塢，中有梯田竹樓。這時正值申酉之交，遠處炊煙裊裊，山嵐巖巖，亂雲疊浪之間，一切隱約可見。

更令人稱奇的是，空氣中流佈一股清涼爽沁的感受，彷彿身在水簾之間。再加上山風不時相送，衣裾微颺，人人為之動容。

褲白看得呆了，半晌，大叫一聲：「哇塞！這是你設計出來的嗎？」

左非右腆腹地說：「我哪有這個本事？亭子是資料庫中借調的。我只是把座標軸定好而已，這風景一本自然，不巧此刻雲霧太大，要等一下才看得到全景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妙極了，這樣就好，唉！太久了！大概有好幾年了，我都沒有機會享受這種自然風光！真感謝你，讓我一溫舊夢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做夢？夢中哪有這種氣息？左兄，你這香氣是那種字號？」

左非右連忙說：「不！不！這些氣息絕對是真的，可別小瞧了這點氣息！就為了它，我不採用虛擬實境的假氣味，自行設計了分子攝取器。這些空氣分子是從你們家鄉原野上收集來的，經過分子分析，得到化學式，在現場再合成的。」

衣紅閉著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好像整個人都沉浸在感覺中，良久才說：「你們用心聞聞看，是不是有白沙瀑的味道？」

風不懼也闔上眼，吸了口氣，停了一會，說：「是的，好像偏千頁崖的一邊。」

左非右有些詫異：「白沙瀑？附近還有瀑布？褲白，你怎麼沒有告訴我？」

褲白說：「我不喜歡水。」

風不懼笑道：「原來你是問他的，上次他在瀑布下洗澡，差點淹死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左哥，能不能麻煩你把座標向西邊移一點，我最喜歡那個瀑布了。」

左非右一聽衣紅改口叫他左哥，不禁大喜，立刻說：「沒問題，我這個視角可以任意改變，妳只要告訴我往哪裡動就行。」

說著，左非右重新鍵入指令，面前的景物隨著移動，衣紅不時在旁指揮。感覺上就像在一個透明的雅座裡，連人帶桌椅，直向一個越來越近、高掛在卷壁間的瀑布投去。

這個瀑布景觀很特殊，下面有個深潭，潭邊有兩峰亭亭夾立，青萼巉岬，攢杳而東，直向盡頭延伸。兩排山谷像銹子一般，把一根細長的白玉簪，正正地插在當中。

再往裡進，湯湯嘩嘩、鳴玉濺金，瀑布像一條銀龍，竟自活了起來。山頂是個缺口，恰似有一整塊白玉嵌合其間，接著，抖出來一片瑩透的水晶細簾。水簾倒捲下去，敲擊到一塊塊橫突的蒼石峭巖，立刻激起漫天雪花，灑下串串珠絡。

山崖上，一條條銀蛇競走，半空中，一道道白光乍吐。頃刻間，寒碧可鑑的平潭，迸濺起丈許水花。轟隆之聲，彌天互地，競起的雪濤，沒有一刻平息。

不僅幾個人看得呆了，連在附近休憩以及走道上來往的閒人，也都圍了過來。

衣紅興奮極了：「左哥，我能不能跳下去游泳？」

左非右還沒回答，褲白已經嚇得臉色如土：「不可以游泳！左哥，千萬別讓她游，她一下水，我就慘了！」

風不懼也說：「別胡鬧了，我們不是來度假的！」

衣紅嘴巴一嘟，說：「風哥總是一副老和尚的面孔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師父就是怕妳不聽話，才把面具讓我帶來的。」

五個人正要坐下，一位白人卻不請自來，他一屁股坐下來，大方地說：「各位，請不要客氣，坐呀！坐呀！」

眾人面面相覷，原來是那位實信會牧師，約翰格里生。

左非右禮貌地說：「先生，我們正在開會。」

約翰理所當然地說：「好極了，我先自我介紹，我叫約翰格里生，朋友都叫我約翰。噢！我的上帝！這裡風景真好！可是又不像虛擬實境，管他呢！做夢就做夢吧！能享受時就要盡情享受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不是夢境，我們是在去火星的太空船上。」

約翰笑道：「呵呵呵！在太空船上！下次做夢該去木星了！」

文祥說：「真的，你不是在夢中，記得吧，我們前天還見過面。」

約翰根本不理會他，一邊享受著徐來的清風，一邊熟練地指揮著：「把噪音關掉！風再加大一點，香味也不夠濃！」

文祥知道他已遁入幻境，還想把他喚醒：「約翰！這不是噪音，我是文祥，你不是做夢！這是真實的世界。」

約翰給他這麼一喊，有點糊塗了，他定睛掃了一下面前幾個人，又看看眼前的風景。搖搖頭，繼續說：「把這些都關掉！電腦怎麼老當機？唉！這種空氣才叫空氣，總算讓我做到這麼美妙的夢了，我要繼續做下去！」

衣紅覺得大煞風景，對左非右說：「我看暫時收了吧，不然他不會醒的。」

風不懼搖頭說：「唉，你們不覺得這個人很可憐嗎？他的要求是多麼單純！我希望能有那麼一天，當我找到了我的美夢時，能夠一夢不醒。」

約翰聽了，覺得非常奇怪，舉起左腕，嘴對著電腦大聲說：「我叫你把噪音清除，怎麼無效了，是不是又把幾個夢給混了？」他楞了一會，似乎是在聽耳中電腦講話，然後說：「我早跟你說過，這種設計不合理！你是我的奴隸，如果你不能說明我在哪裡，你要有什麼用？」

在場諸人都知道約翰在抱怨什麼，人既需要電腦的服務，偏又怕電腦控制了一切。在二〇二四宣言中，就充滿這種矛盾的情結。人類議會明確規定，電腦只能提供資訊，為人服務。至於其他各種超過常識的認知判斷，電腦一概不能涉入。

就以當前的情況而論，電腦當然清楚什麼是真實，什麼是夢境。但是礙於規定，電腦就是不能說破。這種奇特的現象要追究到二〇年代，那時社會賢達所關心的，是造夢的道德及法律責任。有人曾提出這樣的問題：如果在夢中亂倫，或者是搶劫銀行，從法律的觀點看，算不算犯罪？

表面上看來，這是個幼稚的問題，人怎麼能為夢中的行為負責呢？但進一層深究，它卻是一個極為深奧的哲學課題。其中涉及人性、行為及現實後果等的互動關係，對人性而言，亂倫、搶奪等行為都是本能，如果容許人做這種夢，連帶的就必須容忍這種本能。

所謂做夢，就是放縱人的本能，任其赤裸裸地活躍在大腦記憶中。除了基督教強調原罪外，任何文明社會，都不可能將個體的夢境視做行為認知的準則。

因此前述的問題當然不算犯罪，如果要算，在夢中人將永遠充滿罪惡感、無助感與挫折感。這一來，做夢不僅不是享受，反而變成痛苦的淵藪。

然而在現實世界中，行為與後果是形影相連的，犯罪的定義，就是個人的行為，導致不利於他人或社會的後果。而人的行為來自心理的認知，在過去，夢是殘缺的、片斷的、短暫得不至於影響人的認知。今人既然刻意要做預設的夢，這種夢境就必須真實，這表示人必然會受到夢中事件的影響，因果相循，便有造成個人心理認知偏差的可能。

人生最引人入勝之處，就在沒有任何「人」知道人生的真假，只能根據事件的連續性猜測判斷。然而，經過一代一代、迢迢長路的摸索，總會有些漏網的訊息。當人有了判斷真假的能力後，就被稱為「真人」。也只有真人知道怎樣克慾制己，才能更進一步，進入「神、仙、佛」的真實境界。

人生不能說破，夢境亦然。如果電腦可以提醒人們，何時是夢，何事為真，則不啻承認電腦高人一等。此外，這還存在一個技

術問題，如果電腦真能告訴人們真偽，電腦就必須有絕對正確的判斷力，而這種能力，連人自己都付之闕如。

由法律問題，辯證到人生問題，大家莫衷一是。討論到最後，倒是逐漸取得了共識，首先是犯罪的再定義，其次是執行的方式。其先決條件是：為了要使夢境與人生的標準一致，在夢中的犯罪行為亦應制止。

以亂倫為例，當一個父親與女兒通姦時，有幾種可能性：一是一男一女之間純生理性的行為，這種行為不算犯罪。一是因感情的依戀，導致生理的需求，這種行為可以疏導，也不算犯罪。只有第三種，父女之間的性行為，完全基於親子關係者，才是犯罪。

這是因為夢中有取代的功能，父親如果喜歡女兒，可以把女兒的形象、性格等，複製為身份不是女兒的對象，那種性行為就不能稱做亂倫了。但若父親要與女兒做愛，唯一的原因，只是對方是他的女兒，這當然是亂倫，而且屬於心理偏執狂！

偷、搶等行為亦同，今日的社會，能量無限供應，物質複製易如反掌，任何人都不需要偷雞摸狗，當然不再有犯罪的動機。萬一有人以搶奪、殺戮為樂，自然需要制止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，才算是犯罪。

結論是，一旦人有了犯罪行為徵兆，不論是真實人生或夢境裡，電腦都可主動加以制裁，輕者暫使失去知覺，若涉及群眾因素，尚可集中拘禁。

除此之外，既然電腦並沒有絕對正確的判斷力，為了避免錯誤發生，造成不必要的困擾，特別明文規定，絕對禁止電腦提供判斷性意見。

約翰的怨言正代表了人生的無奈，電腦不能提供客觀佐證，人自己又無從判斷。從表面上看來，他遇到的只是一個夢境與另一個夢境的混淆。而真正的意義，卻涉及到人生的本質問題，只要不能確定眼前事物的虛實，人就永遠分不清人生的真假。

大家都很同情他，卻都無計可施。文祥突然想到，約翰既是傳教士，說不定可以用宗教信仰來打動他，於是他問道：「約翰，你為什麼不勸勸這些人信教呢？」

只見約翰面帶訝異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奇怪，這到底是真還是夢？我記得原先設定夢中不談宗教的。」

文祥一聽大喜，這正是最好的切入點，便說：「約翰，你沒有做夢。告訴你，我不信教，因為宗教只是人類文明進程中，一個在泥地上鋪設石塊的原始階段而已。」

約翰更迷惑了：「糟了，這將是一場噩夢，我記得跟人辯論過。」

這時佇足圍觀的人更多了，群眾中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身著黑色罩袍，只有一張臉露在外面。文祥想起，他正是約翰稱為「惡魔」的神秘人。

那人走到約翰前面，約翰一看到他，立時魂飛天外，夢也逃得無影無蹤，他大叫一聲：「糟了，上帝呀！魔鬼來了！」馬上站起身來，拔腿就跑。

風不懼見約翰走了，馬上對左非右說：「能不能隱藏起來？太招搖了！」

左非右這才想起，舉起右手打了左臉一個嘴巴，說：「當然可以，用船上現成的設備就可以了。」

他又輸入了幾行指令，只見光影一閃，甲板上又恢復了常態。在外人看來，只是衣紅等幾個人圍坐一處，在電腦障眼法下，任誰都不知道個中別有洞天了。

實際上，在那兩面鏡子的有效半徑內，那種感覺依舊。左非右對四人說：「我已把有效範圍設在半徑兩公尺之內，大家千萬要記住，一是不要離開這個範圍，再就是，不要讓其他人走近來。」

衣紅抱怨說：「早先為什麼不這樣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紅妹，這叫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

衣紅眼睛一瞪：「咦？誰授權你叫我紅妹來著？」

左非右得意地說：「紅妹妳呀！妳剛才先叫我左哥的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快說故事吧，你到底參加了什麼試驗？」

左非右要各人先點了飲料、點心，便開始講故事。

原來在二十一世紀初，基因工程技術已一再突破過往的成就，用基因複製出的人也已經十來歲了。其實，很多有錢有勢的人，都已用自己的細胞，偷偷地複製了一個甚至好幾個化身。有人做了實驗，用牛頭、蛇身、鷹翼、馬尾合成了一個怪物。更有人以各種昆蟲基因，大肆排列組合一番，創造出各種前所未聞的怪蟲。

最糟糕的是，有人在網絡上，提供改變遺傳基因的電腦程式，也有人出售各種器材設備。於是，就傳出多起中學生利用基因工程，闖下滔天大禍的事件。

其中有一件發生在美國，一個中學生無意中改變了一組病毒的基因，結果導致一種怪病的流行，死了上萬人。另有一件則來自澳洲，也是學生惹的禍，一種食物的基因被改變了，牛吃下去並無大礙，而人的肝臟卻受不了，久而久之，便形成肝癌。

有鑑於這類問題日益嚴重，各國政府開始立法，嚴格限制基因工程的研究及應用。而立法程序的延宕，往往是一禍未平，一禍又起。在那段時期，中國西南部又因為中蠱人數眾多，便有個人或單位致力於新藥的研發。不久，一種也是利用基因工程的新藥——腺吟酸胺——被研製出來了，因它又能促進皮膚細胞的新陳代謝，也稱做「皮質素」。

在多次的臨床試驗中，證實了皮質素的確對蠱毒有明顯的療效。左非右原來是電子工程師，在苗疆工作時，不小心被人放蠱，便自動請求測試新藥，不料新藥有導致腦水腫的副作用。後來雖然治好了，由於一些因素，還是列在「人類過失賠償」的名單中。

他既有技術，又享有特殊的優待，從此，他便遊戲人間。至於那副尊容，也是故意保留的。這次遇到衣紅，讓他憶起了三十幾年前的往事，便常插科打諢地逗弄她。

衣紅故意板著臉，恨恨地說：「原來是吃我豆腐，看我們苗人好欺負！」

左非右陪笑道：「紅妹，我怎麼敢？妳想想，我曾被下過蠱，還敢欺負妳？」

文祥問道：「這麼說，真下有蠱這回事了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當然有，只是不像外面傳說的那樣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乾脆，還是我坦白一番吧，否則姑娘又要怪我了！」他先喝了一大口果汁，清清嗓門，然後說：「那是在二〇〇一年，我剛從學校畢業，正趕上「黃金世紀」的起飛階段。在那時，電腦已經非常進步，袋中型的多媒體最拉風。我有個搞立體動畫的朋友，說要到中國西南部少數民族那裡去找靈感，拍一些實景，寫一些劇本。

「我對立體動畫也很感興趣，對程式控制也有點經驗，而那位朋友只是個藝術家，對電腦一竅不通，於是他便邀我同往。

「第一次到苗疆，事事都令我感到新鮮，最令我入迷的，是苗族同胞的服裝，那麼原始自然，而且色彩鮮艷，式樣繁多。」

左非右看了衣紅一眼，她下意識地看看自己的衣服，說：「其實，我們現在很少穿傳統的服裝了，主要是太麻煩。」

「失去了傳統的文化特色，你們和其他民族，還有什麼分別呢？」左非右神色黯然地說：「我看上了一位傣族姑娘丁寧，僅僅她那一襲修長及地的連身裙，就把我的心給擄獲了。我們相處了一段時間，我認識了她的心，知道我們應該彼此相屬。」

左非右一直望著面前的寒潭，講到這裡，他兩眼慢慢往上游移，最後停留在那條變幻莫測的飛瀑上，他的靈魂彷彿穿透了垂簾，飄向那不可知的遠方。大家都感到一股涼意，隨著不定的清風，偶而碰上的那股青草氣息，五個人都鑽進了回憶中。

停了一回，左非右低沉的聲音繼續傳來：「我太年輕了，為什麼人要年輕呢？那時，我不知道天有多大，只知道自己長得很帥！」是痛苦的呻吟，也是悲傷的嗚咽，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：「雖然我愛她，但是我在立體動畫中，看了太多美麗動人的女孩，我認為未來的世界是我的，我有我的天地！至少，我要盡量享受人生！」

「那時還有一位傣族姑娘，長得出奇地美，她是我們新戲中的模特兒。我很喜歡她，不過那全然是肉體的貪戀，在我們那種工作環境下，性交其實是最普通的人際關係。除了她，我還有其他的交遊對象。但是，我心裡愛的，卻只有一個人。」

「我錯得太狂妄了，有了這麼多艷遇還不知足。剛好當時各種壯陽藥物泛濫，有一天下午，我到那位傣族姑娘家去，因為剛服了壯陽藥，全身炙熱難當，不料她家裡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妹妹。」

左非右又長歎了一聲：「我能說什麼呢？當然是我的錯，但是，這種藥物卻是罪魁禍首，我強暴了她！而且竟然食髓知味，一再利用她發洩獸慾！最不應該的，我還欺騙她，說一定會娶她！」

風不懼聽到這裡，情不自禁地說了聲：「糟了！」

左非右接著說：「不僅糟，糟得很，當她發現我只是騙她的時候，她告訴我，說已在我身上放了蠱，而且是一種最新型的病毒，除非我跟她結婚，否則只有死路一條。」

「我半信半疑地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證實我得了肝癌，而且是末期，已經擴散了，沒救了。我知道自己錯了，這事怪不得別人，既然死定了，總應該對丁寧實話實說。丁寧當然很難過，但是她說，蠱毒不是不能救，她勸我遵守承諾，結婚算了。我堅決不肯，那種關係只是肉體一時的歡愉，我再無恥，還相信婚姻是神聖的。」

「不得已，丁寧向族裡的長老求救。那位長老倒很開通，說只要我能用三年的薪金，賠償那位小妹妹，同時，在三年後與丁寧結婚，這蠱毒就可化解。」

「我同意了，就在第二年，因為動畫已經殺青，新片要在新疆開拍，我便去了新疆。在那裡，聽說貴州有位醫生發明了蠱毒的解劑，但是很難找到受蠱的病人。我一時失算，自願前往注射試劑，結果，肝病變是好了，卻又得了腦水腫。」

左非右陷入了沉思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褲白等得不耐煩，便問道：「那丁寧姑娘呢？你們結婚了嗎？」

左非右的聲音，彷彿是從遙遠的天邊傳來，低微得幾乎聽不見：「我參加臨床實驗的事曝了光，她覺得對不起族人，自殺了。」

沉重的氣壓，在那深碧的寒潭上，凝聚了化不開的雲氣，是白沙瀑的黃昏時候了。天色宛如稠密的膠漿，把那糾纏不清的山巒，包裹得緊緊的。呆滯的人影前，只有一條灰白的虛線，還在緩緩地搖晃著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褲白幾近哀求地說：「左哥，能不能點支蠟燭？」

大家一看，暮色逼人，咫尺莫辨，群峰森森地圍繞著，瀑布早褪成淺淺的灰色，這時月亮還沒有升起，雲層也特別濃厚，清風開始低嘯，料峭夜寒，讓人忍不住顫抖起來。

左非右移來了幾盞古檠油燈，琉璃鍍金的底座，上面托著獸面紋身的水晶淺池。朵朵燈花泛著亮麗的七彩，映著橙紅的燈油，亭內立時生趣盎然起來了。

文祥想沖淡哀傷，便問道：「你是怎麼看開的呢？」

左非右振作了一下，先問大家：「誰要來杯茅台？」此話一出，人人響應，連褲白也大聲叫道：「我也要！」

衣紅瞪了他一眼說：「你能喝嗎？」

褲白說：「大不了一醉！只可惜我的生命太平凡了，連做夢都沒有趣味！」

左非右叫了酒，又點了些下酒菜，高舉著酒杯說：「白小弟不必抱怨，人生總是得失參半，你或許覺得我的遭遇刺激有趣，而我卻懷想能有你這樣平安的歲月！我們做立體動畫，目的就是要讓人輕鬆自在地，坐在家裡就可以經歷到人生的各種悲歡離合。」

風不懼仰頭乾了一小杯茅台，說：「你應該把你的經歷做成動畫才是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唉！來不及了！那個醫生，延誤了我十三年寶貴的光陰！」

衣紅跳了起來：「什麼？他害你病了十三年？」

左非右也乾了一杯：「不是病，而是供他實驗了十三年！」

四個人聽了，都義憤填膺，衣紅更是大抱不平，搶著問那庸醫的姓名。左非右忙站起來，安撫眾人，好不容易大家才安靜下來。

左非右說：「我不怪他，他是有私心，我卻因此而得救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是左哥你心腸太好，要是我，哼！絕不干休！」

左非右感慨地說：「那時正值一股追求光榮的風潮，因為在過去，落後國家的媒體，不論是什麼，都以報導政治人物為職志。他們明知媒體負有公正客觀的社會責任，但是受傳統影響太深，總以為政治是大眾的事，往往擺在第一。社會上便養成一種政治高於一切的歪風，人人以從政為榮。」

「矛盾的是，中產階級、知識份子一邊高唱民主至上，心裡卻又認定做官第一。直到二〇一五年，在真實幻境市場導向下，大家才發現，政治新聞其實最不受歡迎，於是產生了新媒體覺醒。自後，不論任何行業、任何個人，只要有突破性的建樹，就能廣招媒體的青睞。」

「我那位醫師，好不容易逮著這個機會，自是絞盡腦汁，一定要做點成績出來，以便登上媒體，揚名立萬，光宗耀祖。因此，他對外宣稱我已經腦死！實際上是把我禁錮在地下室中，給我打點滴，而點滴中還加了嗎啡。」

左非右又喝了一杯，說：「真的，我不怪他，至少在嗎啡的麻醉下，我不覺得痛苦。二〇二五年，我醒過來時，是在一處『勒戒所』中，全部身體器官都更換了。那時已是電腦紀元了，本來電腦當局要給我整容、換腦，由於中毒太深，記憶尚未全部恢復，我堅決不肯。就這樣，直到第三年，電腦幫我找到了很多資料，我才逐漸認識自己。」

「一方面我覺得這段經歷只是一些資料，就算曾經痛苦過，回想起來，也恍如夢幻一般。另一方面，它給今天的我帶來了真實的認知。我很珍惜它，所以儘管我能夠，而且有權利把記憶消除，但是目的何在？再從無知中摸索？再去犯錯後悔嗎？」

「後來我也曾寄情於夢中，丁寧回來了，我們在夢中結了婚，也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正因為有了前面慘痛的經驗，所以在與她相處時，更特別珍愛疼惜，那真是天堂一般的日子！」

說到這裡，左非右突然用力一拍桌子，憤怒地舉起雙手，仰天大呼：「為什麼？為什麼呢？在夢中，八個小時甜蜜的時光，一眨眼就過去了。然後，我醒過來了！又是另外一個人生，原來我的丁寧，竟是因我而死的！她死了！走了！我罪深孽重，永世不能安寧！我心如刀割！雖然那只是短短的三分鐘！三分鐘！我熬不過去呀！」

左非右痛哭失聲，衣紅、褲白也在一旁陪著飲泣，文祥與風不懼只是強自堅持，眼圈早已是溫熱一片了。

左非右強忍悲痛，說：「總之，我受不了，我離開電腦城，逃回苗疆，打算到丁寧墳前，告訴她我錯了！」

「只是她的墳地在大巴山中，在保護區之外，當局對我很通融，放我回到大自然。我一入山，在山岔口就碰到一個糟老頭，他臉上那串鼻涕，大概有半尺長。他一見到我，就說：『拜託，求求你做我的徒弟吧！』」

「天下哪有這種事？我看他有些瘋癲，沒有理他，逕自往前走。過了一會，卻聽到身後有人喘氣不止，原來那老頭正上氣不接下氣地在後面追我，大叫：

「『徒弟救命！救命！』」我一看，他後面有隻狗，正張嘴狂吠。我連忙撿起一塊石頭，把狗打走了。那老頭好不容易喘過氣來，說：

「『好徒弟，給我倒杯水來。』」我聽了心裡有氣，呸的一聲說：

「『要水可以，別叫我徒弟！』」

「『行，好徒弟，快送水來，我渴死了。』」

「看他這麼老了，不值得和他計較，再看他一身髒兮兮的，我索性把水壺給了他。老實說，那壺水我也喝不下去了。我再向前行，老頭又叫道：

「『徒弟！你走了我怎麼辦？我還沒吃飯哩！餓死我啦！』我走我的，他喊他的。漸漸地離遠了，再聽不見他那破鑼聲了。

「等我找到墓地，拜祭完畢，看看天色已近黃昏，我急急忙忙趕下山。剛走到山腳，一眼就看到那老頭蜷臥在地上，我本待不管，心中卻又不忍，便走過去看看。誰知老頭子全身僵硬冰冷，顯然已經死了好一陣子了。

「怎麼辦呢？當然我可以一走了之，但是做人到這種地步，也未免太絕情了！至少，把他埋了也是應該的。可是，我身邊沒有工具，總不能徒手挖洞吧？再想想，如果附近有山洞就好了。妙的是，就在前面不遠，居然有個挖好的土坑，我比了比，大小適中，有這麼巧的事嗎？我猜多半是老頭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先人就挖好的。

「於是，我把老頭拖了過來，可憐他輕飄飄的，身上沒有幾根骨頭。拖到坑口，我把老頭丟下去，然後把坑邊的土堆，推回坑中。

累了半天，土剛剛埋過老頭的臉，突然聽到老頭大叫：

「『笨徒弟！臉怎麼可以遮起來？我又沒做對不起良心的事！』」

「我嚇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那老頭已經坐了起來，面色紅潤，哪裡像個死人？原來老頭不是簡單的人物，我這才老老實實的跪下去，磕了頭，真做了他的徒弟。」

「這老頭到底是誰呢？」褲白問。

「我師父自稱逍遙子，他精通易理，能知過去未來。我曾問過為什麼要收我做徒弟？師父說因為我醜，醜人不會作怪。這次他派我去火星，其實與你們的工作都有關係。只是時機未到，我不能多說。至於先前我對紅姑娘多有不敬之處，也是因為見到姑娘一派天真，不禁令我想起丁寧，好迷是實，奢望卻是不敢。」

衣紅慨然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，我以往對你也有誤會，咱們一筆勾消吧！」

褲白說：「左哥，什麼是易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個我們慢慢談，他們不會有興趣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別人我不知道，我可是有興趣得緊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也有興趣，你就說吧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哪裡能說就說？我跟師父就學了二十年，到現在也只會一點皮毛。可是要說什麼是易理，那倒容易，易理就是世事變化之理。」

褲白聽了，大失所望：「就這樣？這還要學二十年？」

左非右問：「你想不想有本事？比如說得到最高的能力？」

褲白說：「當然想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說說看，什麼能力最高最大？」

褲白想了又想，每次要說卻又覺得不是，急得抓耳撓腮，最後只好說：「太多種了，你要我說哪一種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只有一種，最高最大的能力！」

褲白想了想，說：「不可能只有一種！」

左非右提示他：「比如說，不論做什麼事，你都能先知道結果！」

褲白聞言大喜：「那真是最高最大的，人能有這種能力嗎？」

左非右點點頭，說：「易理就是能先知道結果的系統方法。」

褲白說：「那我能不能考你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別人不行，你可以。但是只此一次，同意吧？」

褲白說：「好！你說，我今天會睡在哪裡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指的是什麼時候？」

褲白說：「現在是世界時十五時，大概六個小時以後，應該是二十一、二點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如果不睡算不算呢？」

褲白說：「也算，只要你能說出在哪裡就行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因為時間還沒有到，我不能先告訴你答案。人的毛病很多，如果你相信，就會完全照我說的去做；如果不相信，你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避免與我說的結果一樣，所以怎麼說都不對。可是我又不能不說，否則怎麼能證明事先已經知道呢？因此，我要說一個謎語，現在你一定不懂，但事後解題，也一定能符合當時的情況。」

褲白說：「好，你說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衣食住行。」

大家猜了半天，誰都說不出所以然，褲白央求左非右宣佈謎底，但他始終不為所動。最後，左非右說：「現在該文祥兄談談歷史故事了，你們剛才不是要聽嗎？」

衣紅這才想起，大家想找個地方坐坐，原來是要討論歷史的。不料在打了個岔以後，幾乎把主題都忘了。

風不懼卻說：「我們先談件正經事吧，明天船就要到火星了，我們下船各自東西，都負有不同的任務。別人我不知道，文兄可能與我們火星之行有關，只是不到時候，就像左兄的謎語一樣，怎麼猜都猜不出來。總之，不論有沒有關係，文兄曾提過，希望有機會去苗疆一趟，不知此話當真？」

文祥說：「當然是真的，只要你們不嫌棄，我們約個時間，找個地方見面就是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來說罷，我這個預言一定準，因為不會有人賴帳。現在是七月，連我在內，我們五個人訂在八月八日八時，在廣西崇左著名的斜塔下見面，如何？」

大家聽了，都拊掌稱善。然後，大概是緊繃已久的情緒要求鬆弛，眾人便隨意地談天說地起來了。這一聊，一直聊到了二十四點。

還是左非右提醒褲白：「怎麼樣？時間過了，我說得沒錯吧？」

褲白不服氣，說：「我們哪裡都沒去，一直待在這裡，與衣食住行有什麼關係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關係可大了，你總承認，你是在『這裡』吧？」

褲白說：「當然，我想賴都賴不掉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們的衣食住行不都在這裡麼？」

褲白聽了，更不服氣，大叫：「這叫強詞奪理！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別急，你且聽來：『這』字的寫法是『𠂔』字加『言』字，𠂔就是走，代表『行』。『裡』字是『衣』字加『里』字。『衣』就是衣，『里』是鄉里，是『住』處。又因為『里』有田有土，可以耕種糧食，言要用口，有口就食，不是

『食』嗎？」

一聽之下，各人表情不一，禰白還是不服氣，大叫：「不算！不算！你這是陽謀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有什麼陽謀？」

禰白說：「你故意拉著我們聊天，早就知道我們走不了，不是陽謀是什麼？」

衣紅笑著對禰白說：「你上當了，這叫做陰謀！」

左非右大叫：：「怎麼又變成陰謀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大家想想看，不論我們今夜到了哪裡，只要大家在場，都可以算是『這裡』吧！那麼！你這衣食住行豈不變成萬靈藥了？」

左非右楞了半響，又打了自己一個嘴巴，說：「亢龍有悔！亢龍有悔！」